

罗烽文集

● 短篇小说



I216/43

罗 烽 文 集

罗烽文集（一）

春风文艺出版社出版

（沈阳市南京街6段1里2号）

辽宁省新华书店发行

朝阳六六七厂印刷

字数：200,000 开本：850×1168 1/32 印张：10 1/2 插页：6

1983年8月第1版

1983年8月第1次印刷

印数：1—900

责任编辑：郭 锋

责任校对：张金英

封面设计：李勤学

统一书号：10158·702

定价：（精）1.55元

内 容 提 要

本集选老作家罗烽同志一九三三至一九四〇年发表过的二十八个短篇小说，其中包括一时传为佳作的《第七个坑》和《特别勋章》、《一条军裤》等。

罗烽同志的短篇，以深沉的思想、精心的结构、细腻的笔触、独特的风格，艺术地再现了九一八事变后在日寇铁蹄下，东北各阶层人民的苦难生活和不屈斗争的历史画面。

它象一把把匕首，直刺敌人的心脏；又象一曲曲战歌，鼓舞着人民的斗志。它的中心主题是：不论日寇的侵略气焰如何嚣张，也征服不了富有爱国主义传统的中国人民。



下面是①的内容：

① 《呼兰河传》补前小说集，创作于一九三五年在东北哈尔滨中法大学，于一九三六年出版的第一个补前小说集。此为一九四一年初，以重庆各书局以前的四年间，又先后出版了两个补前集：一是《横渡》，一是《粮食》。本文集就是选自上述三本书，共为二十六篇，但皆在七五。这些自传功是在国破家亡、乱离惨痛的时代写的，故有“我以我血献轩辕”和“用文字”等语。

了哭喊痛苦的亿万人民的挣扎、呐喊、愤怒、~~斗争~~斗争的身影。那个年代海内海外，卖国贼当道，写作是毫无自由的。文坛上更有秋声（即张嘉璈化名）等当道为虎作伥，以报纸“不刊”出现，践踏革命文艺园地镇压新苗（是鲁迅《青年杂志》“三·一八”的租界）这个州年代该谋害文坛上许多优秀作家，因真正因奸、反革命“四人帮”的狗咬军师，到了七十年代，终于束手被擒，并在人民的法庭上判成罪囚！历史是无情的，也是公正的，历史更不允许颠倒。历史的过去，现在和未来都是属于人民的。文艺也不例外。

作家手迹

1272862

目 次

口 供.....	1
胜 利.....	6
初 试.....	10
考索夫的发.....	14
第七个坑.....	28
到别墅去.....	39
特别勋章.....	61
呼兰河边.....	76
狱.....	85
累 犯.....	99
旗 手.....	119
记 号.....	126
梦和外套.....	137
荒 村.....	144
一条军裤.....	157
最后的一次试验.....	165
重 逢.....	191

空军陆战队·····	198
万大华·····	210
生意最好的时候·····	229
五分钟·····	237
娄德嘉兄弟·····	244
左医生之死·····	256
三百零七个和一个·····	264
遇崇汉·····	272
横 渡·····	289
专员夫人·····	300
荣誉药箱·····	310
后 记·····	321

口 供

—

——报告！

——什么事？……

——探××街×号十七户梁得福有通匪嫌疑——

正坐在安乐椅上，年约四十左右白胖的×长，听了警兵的报告，立刻把仁丹胡一擦，停下了笔，两只灼灼的眼睛移视到窗外，游移的蛇缠绕住他的心，于是他又烦倒的想：“嫌疑真他妈的多，一天也不知道有多少起，真正不诬的，十个掰不出一个来，并且嫌疑犯是穷光蛋，没有什么好处，麻烦死人。”

向报告的警兵郑重问道：

——实有其事吗？

——不敢妄报，×长！

——那么，……好吧，今天晚上绑！

• • •

天上一两颗星星和街上的路灯密语着，小雨淅沥着。

精干的张巡官带着五个强壮的警兵，都搬着枪机走进一个仄暗的院落里，踏着泥泞的道发出“布基”的声音。

——十七户！

是报告的那个警兵在口腔吐出轻微的话语。

刹那，十七户的破门被警兵们推开了，群拥而进。

——呵，救命……

——住口，把手举起来……

什么也没有，只是一个少妇，从入睡的被窝里坐了起来，尖叫了一声救命，遂后她定神一看，并不是什么歹人，是“维持社会治安”的警察，这样，她放心多了。但是在微渺如豆的煤油灯下，还可以看见她那丰硕的乳房不住的弹动。她在战栗着呢。

——你的男人呢？

方才报告的警兵盯着少妇的奶头，很凶横的问。

——老总，他……他三天前坐船到下江卖货去了……

——胡说！

报告的警兵把枪把子往炕沿上用力一触，就狂啸起来。少妇被这么一吓唬，正在直挺挺竖着胳膊就不自主的落了下来，警兵们都用膝盖骨互相触撞着大腿，抿嘴偷笑。

——不敢撒谎呵！……老……总……

——什么乱七八糟，趁早穿上衣服走——

众警兵绑架着她向一条昏暗的泥泞的背巷消逝了。

月亮和星星和路灯都微笑着，天也不哭了。

二

——我们犯了什么罪了呢？我们是极安分的良民哪，官项不问青红皂白把我抓来，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噢，我们没钱没势的人受辱受欺是应当的吗？他们这样做也是本分吗？

少妇是穿着一件半旧的蓝旗袍，垂手立站在一张写字台前，低着头，哭丧之脸，这么半疑怨的想。

站班的警兵一共两名，都靠房门一边立着，一会儿×长衔着雪茄烟从内室迈着四方步踱过来，一屁股坐在安乐椅上，抬起沉重的眼皮，眼珠和浓烟都一齐向少妇的脸上奔来，她给×长鞠了一个九十度的躬。

×长拿起当官的派头儿，很诸律的咳嗽一声，才开了腔：

——姓氏名谁报上来！

——小民梁胡氏……二十六……——显然是发抖的声音。不待她往下说，×长就抢问了一句：

——梁得福，你的丈夫，他做的好事都晓得吧？

——什么事呵，大人？

——通匪！——猛地把桌子一拍。

——呵，这个……可没有……的事呵！

——什么？没有？该打嘴巴，痛快给我照实说！

——大人，不必动怒，丈夫实在是小买卖人，从来不做坏事，大人想情，他连小鸡都不敢杀，哪能当胡子呢？……大人饶恕小民吧！

少妇流着泪连忙跪下给×长磕了三个响头。

×长伸一伸懒腰，打着呵欠，他向少妇点了点头，又向站班的警兵说：

——好了，暂且把她送到拘留所，明天再要口供。

三

夜深了，一切都在睡眠里。

×长辗转在弹簧床上，双眉紧皱，不能入睡，他脑袋瓜里，他眼睛里，好象有无数的肉味大虫在爬动，于是他从白软的褥子底下，精心在意的取出一张春画，他眼睛笑得剩一条缝，他咽着唾沫，俯下了身子看，一会儿又把那张画儿压在胸上，他脉搏跳跃着，筋肉收缩着。

——少妇，你媚人的少妇呵！我要占有你——×长很甜蜜的很狠亵的喊了这么一句。一翻身就滚下床来，穿上拖鞋，推开屋门，决心向拘留所走去——蹑手蹑脚的走去。

一路尽是春风哟。

酣睡在墙角里的岗警，鼾声象牛般吼着，但×长并没有呵斥醒他。

• • •

——他妈拉八子，深更半夜上这里干么？

——×长，我是……来问她的……口供——就是报告通匪消息的两个警兵手提着裤子，这样呆呆的答。少妇是用衣服蒙着脸呜咽着。

——混蛋，谁让你上这里要口供？不要脸的杂种，快给

我滚蛋！

报告的警兵一边扣着皮带一边当心的溜出拘留所的门。

×长飞起一脚踢在警兵的屁股上。他唉的一声就踉跄的逃走了。

×长看看警兵的狼狈背影，看看少妇的苗条玉体，再看看自己穿的薄薄的衬衣。

脸上是恼里带羞，心里是怒里藏笑。

一九三三年六月十七日于哈尔滨

胜 利

××铁路××站，准备待发的第一次混合列车，在一辆三等客车的走台上，一个招工的工头，恶狠狠地拖着一个面黄肌瘦的工人掉了膀子的破汗衫的领子。他暴怒象一只狼，他狂叫着。他的唾沫溅到那工人的脸上。他用尽了吃奶的力量，打在工人的嘴巴上，焦黄的面皮一阵青，一阵紫，又是一阵白起来。

三等车箱里，是挤满了一百来个饥肠百转的苦力。他们全是在两天以前，从哈尔滨的七道街、五道街、江沿、码头等地方，被那胳膊上带着白臂章，上面印着××组土木工头，并用着干一天八角金票的号召，或生拉，或是诱惑来的。也就是为了肚子不做主，不得不把自己人一样的身体，抛进牛马不如的群里，拍卖着血和汗，精与力。同时预备好他们的皮骨，在不一定什么时候，受着和他们一样长着两条腿、两只胳膊，说人话的人，鞭策，杖责，以至处之于死地。

车站的时针，懒特特地伸起两条细长的蹩脚，在无形的蠕动着。

现在是离九点钟开车，只剩一刻钟了。

一个衣裳极褴褛，不过十岁的孩子，蹑手蹑脚的在站台上张望着，看来不象是送客人而来的，由他的行动和颜色上，很能看出那孩子是为了什么极重要的勾当。一忽儿他趁一个路警向另外一个人谈话的当儿，他赶忙跑到装工人的三等车厢的窗子外，同时从窗口里伸出一个黑黝黝的脑瓜，于是孩子望那脑瓜问：

——爸爸，三块哈洋，现在发了吗？

——还没有，说呆一会儿给。

——那么，呆一会儿开车了。钱若不给，我拿什么过江呢？

——喔！

此刻，爸爸好象被什么警醒了似的，他心里在想：“为了三块钱，为了眼下，可以敷衍老婆孩子度命，我才肯决意抛弃了他们，跟着人家到那不知多远的地方去，现在车眼看要开了，三块钱是从被招的那一天就说给，可是今天给，明天给，上船给，过江给，一直等到如今上了火车，还不见一个钱皮的影子，车马上要开了，叫孩子拿他妈什么回去？

“喔！我决计要钱，不给钱，索性就不干！”

——唉！头子，三块钱该给啦！

——什么？

——给三块钱！

——钱吗？呆会给。

——就给吧，呆会我不干了。

——怎么？不去？

——那可不，不给钱，就兴我不干！

——好！我看着你走！

车厢里的苦力，都替他担心，好象一种莫大的厄运，立刻就光临他的头上。但是，他并没有注意，因为他还没有经验过“不给钱，不干活”的条件下，会生出意外的岔头来。

他很愤怒地从行李架上把一捆露了棉花的破被套拖了下来，应着工头最后的话语和狞笑，匆匆地向车门外走去。

但是，工头的脸惨白了，两撇东洋胡附和着粗暴的呼吸扇动着。一个箭步，跳到他的身边。

——哼！想往哪走？

——回我自己的家！

拍！冷不防工头的巨掌，压迫在他的脸上。他身子摇晃了两下，手里的行李，滚到车板上。

——呵！怎么的，反了吗！你不给钱，还不兴我不干吗？你还说理不说理？

——谁和你说理，妈个八的。

结果，工头把他又撕掠到走台上，拖着他的领子，举起他那宽大的巴掌，可劲的往脸上扇。

孩子，孩子是呆呆地，含着两泡眼泪，看着爸爸挨打。

车里一阵骚动，那是一声尖锐的山东哥们的喊叫。

——看！俺还干得了吗？日他奶奶，动不动就打，不给钱还不许我们不干，这个世界，他妈的穷人真没个活！老乡俺大家伙干吧，打死那王八日的！

山东哥们，天不怕，地不怕，挽起袖子，握紧拳，冲在

工头的身后，“咚”就是一拳，工头踉跄的滚下走台，摔了一个仰面朝天。

骚动与呐喊，传到路警的耳里。

他们都象警犬般，很迅速地跑到肇事地点。同时他们看到工头直挺挺地卧在地上，一个警官瞪着眼睛看苦力，骂道：

——妈妈的！谁叫你们打人！

——啊哟！我的腰……我的腰……摔……断了……

工头的鼻管里，在冒着鲜红的血。

苦力的眼睛象饥鹰般，都移转到路警的身上，警官俯视工头，立刻又向苦力追问：

——这是谁打的，趁早说。

——就是俺一个人干的，日他娘来！

山东哥们到底不示弱，好汉做好汉当。

捕绳从屁股后头解下来，就要绑在山东哥们的胳膊上，但那些苦力却发作了，大家竟反对公共的侮辱。

——绑不了，绑不了！

喔……汽笛粗蛮地吼着，一条蛇立刻蠕动了。

适才乱哄哄的三等车厢里，现在是空洞了，因为苦力们完全跳到走台上。

一条弯曲的长蛇爬进草丛里去。

——一群蚂蚁……苦力……也离开走台。

蚂蚁中仿佛传出一个声音：

——胜利！

一九三三年八月廿五日